

遇上烦心事，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

■ 村上春树

上了年纪，因而比年轻时轻松惬意。这样的事找一找，出乎意料居然还有许多。比如“变得不易受伤了”。

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，受到难堪的对待，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、甚至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也变少了。

心想“哎呀，没办法”，大白天便呼呼大睡。呃，大白天便呼呼大睡的，大概也只有我了吧。

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。人生路上走得久了，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话、受到些难堪的对待，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，便成了家常便饭，于是变得无所谓。

“每次都为这种事情受伤的话，就活不下去啦！”学会了躲开那刀尖，不让他刺中要害的诀窍。

这样的话，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。然而细想起来，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？

为了不受伤，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，要么让眼皮

越来越厚，这样一来疼痛当然会减少，可感受力也相应地不再敏锐，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鲜活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。

总之，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，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。这，呃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这并不值得夸耀，我常常午睡，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，于是心想：“这可不行，只好睡喽。”躺下身去，立刻落入梦乡。

不长不短，三十分钟便睁眼醒来。这样一来大脑特别清醒，情绪积极昂扬，马上便可以继续工作。

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，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，更难亲近。要是人家说，那样不是更好吗？呃，我也无法漂亮地反驳。

午睡时，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，大多是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，播放的CD基本固定不变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“午睡音乐”的音乐分类。

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，我却拿来当午睡的背景音乐，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。不过，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，只好请多多包涵了。

于是，午后一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，心中感谢人生：“啊，今天也安然无恙，心灵没受伤，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，太好了。”

我觉得，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，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，等到上了年纪，就越快活自在。

假如遇上烦心事，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最好的对策。加油干吧。



也对妈妈讲真话

■ 杨鸿江

几乎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，都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或多或少地说一些谎话——有些是出于某种私欲，有些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。

可是，母亲却总是教导我：“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。一个人勇敢还是怯懦，就要看他是不是敢于讲真话！”

母亲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，作为女性，又是部队的中级军官，她常常不得不亲自把一些噩耗带给烈士的亲属。在这种时候，她从不隐瞒真情，也不拐弯抹角，而总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的儿子（或丈夫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”接着，她会很详细地把烈士牺牲的经过告诉他们的亲属，既不回避血淋淋的事实，也不夸烈士的英勇事迹。为此，作为上级的父亲总是责备妈妈的心肠太硬。但奇怪的是，那些烈士的遗属们却很爱戴她，直到今天妈妈已去世10年，他们还常常来我们家做客。

“要讲真话”，的确，有时非常困难。妈妈退伍后在一个小厂当了整整30年的厂长，还有好几次差点儿被撤职。因为，每当厂里的生产任务不能完成时，妈妈总是如实地汇报自己工厂的情况，从不花言巧语，文过饰非。在她的汇报材料中，常常出现这样的词句：“生产任务不能顺利完成，在于上级的计划失当，脱离实际。”“当领导干部都忙于为自己的子女抢占住房时，怎能指望工人们有充沛的生产积极性呢！”她不光检讨自己，也如实地指出上级领导的责任。这样的措辞，常弄得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大为恼火。

当我大学毕业奔赴外地时，妈妈把我送到了车站。临开车前，妈妈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。记住，在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，

不要管它给你带来的是人们的怨恨还是尊重。”

我走了。还没等到一年一度的探亲假，我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。

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医生将我叫到办公室，很为难地对我说：“是癌症，已经到了晚期……”

回到病房时，母亲已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看到我，她那混浊的双眼变得明亮起来。我把我的手递给她，她轻轻地握着，不过我想，她大概已用了她最大的力量了。

“什么病，知道吗？”母亲平静地望着我。我望了一眼脸色苍白，满脸祈求神色的父亲，犹豫着。生平头一次，我感到说真话竟是这么困难，甚至残忍。但我还是说了真话：“癌症。”

“还有多长时间？”

“大概——就这几天吧。”

妈妈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闭上了双眼，但只一会儿，她的双眼就睁开了。这双眼比刚才更加明亮了。她舒了口气，欣慰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你好样儿的。谢谢你，儿子，你长大成人啦！”说完，她又长久地闭上了眼。

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，想：“母亲这时在想什么呢？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吗？”此刻，我突然头一次感到了母亲的伟大。因为，她不仅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谎话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一生都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，承认现实的人。这太难了，但这恰恰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可贵之处。



阅 读

他是才子中的才子，但也是倒霉蛋中的倒霉蛋。唐寅从小就聪明得要命，16岁就高中苏州府秀才第一名，29岁又高中应天府举人第一名（解元）。30岁赴京应试，考题难得离奇，全国只有两份答卷答得流畅明白，其中一份就是他唐寅的。

但唐寅自己说：后世知我，必不在此——比起我真正的才华，这算什么啊！

17岁的时候，他画《贞寿堂图卷》，就已经“山石树枝如籀篆，人物衣褶如铁线”了。

日后，他与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祯卿并称文学史上的“吴中四才子”，又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画史上的“明四家”。

《事茗图》是唐寅为友人陈事茗所画，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了文人雅士的幽居生活。开卷但见群山飞瀑，巨石口岩。山下翠竹高松，山泉蜿蜒流淌。一座茅舍藏于松竹之中，环境幽静。屋中厅堂内，一人伏案观书，案上置书籍、茶壶、茶杯。旁边茶寮中，一童子正在煨火煮水。屋外板桥上，有客策杖来访，一僮携琴随后，泉水轻轻流过小桥。

此图为唐伯虎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佳作。用笔工细精致，线条秀润流畅，精细柔和的墨色渲染，多取法于北宋的李成和郭熙，为唐寅秀逸画格的精作。

老天真的给了唐寅一箩筐的恩宠。

然而同时又砸给他几箩筐的磨难。25岁那年，唐寅的父亲中风去世，母亲哀伤而死，妹妹在夫家病逝，妻子患产后热亡故，襁褓中的孩子出生不足三日便夭折……

这是第一次“谁能比我惨”。

但是没完，还有第二次“谁能比我更惨”。

就在几年后唐寅赴京赶考的途中，另一桩奇祸正在悄悄埋下，而他一无所知。

唐寅赶考路上碰到粉丝——富二代徐经，于是结伴同行、结伴同住。徐经带着唐伯虎拜访了不少达官贵人，其中也包括当时的主考官大学士程敏政。

考完还没有放榜，就有人揭发徐经行贿程敏政买得考题，于是程敏政、徐经和唐伯虎一同被打入大牢，大刑伺候。这就是明弘治年间的泄题案。

这个案子到现在都还是莫明其妙、没有定论。程敏政到底有没有泄题？徐经到底有没有买题？揭发的人是因确有其事、别有用心还是党派争斗？都是个谜。

后人所知道的结果只是：程敏政罢官，出狱四天疽发身亡；徐经和唐寅被判终身取消科考资格，黜到地方做小吏。

唐寅听到判决，大笑而去。这时候，全国读书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、续娶的妻子何氏成天和他吵闹不休、弟弟唐申也来找他分家。

于是，休妻，分家，无业，浪游，唐寅的人生又一次断崖式下跌，一直跌到谷底。

一个状元候选人跌死了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诞生了。

他的人放荡不羁，他的画却一本正经。他给自己刻了一方章，上面是八个大字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。

他放浪，酗酒；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还去花下眠。他建了桃花庵，桃花庵里去的大都是名士，“客来便共饮，去不问，醉便睡”——而且是裸睡。

文征明劝戒他，他傲慢地回呛：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改不了了。如果你看不惯，那就看不惯。随便。（寅东发从事，二十年矣，不能剪饰，用触尊怒，然牛顺羊逆，愿勿相异也。）

乾隆四年，张廷玉的《明史》完稿，唐寅的官方定论是：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。

放诞不羁的人，作不死的人，和唐寅同朝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：徐渭。

徐渭的画，不是画，是一团疯狂行走于天地间的墨气，从他的画，可以想见他的狂。那是一个真正的狂人。

然而，唐寅的画，你能看得出有一丝张狂么？任你左看右看，上看看，凑近了看，放大了看，从唐寅的少年时期看到他的晚年——

唐寅的画，你看不到一丝潦草与随便。《事茗图》构图严谨，用笔工细，层次分明。近景巨石侧立，墨色浓黑，皴染圆润，凹凸清晰可辨，树叶勾勒严谨细致，无一笔出于率意。

一个世人眼中放诞不羁的人，他下笔，竟是如此凝重端肃，有板有眼，法度严谨。

唐寅《溪山渔隐图》，该卷绘松树、丹枫黄叶，瀑布流泉掩映，茅舍水榭错落于溪岸石间。人物或促膝对酌，曳杖闲步，或凭栏观钓，或吹笛濯足。皴山以披麻融入带水斧劈长皴，山石以石青加墨渍染，凹凸明暗，极富立体感。绘叶采夹叶法，加染花青、朱砂、藤黄，设色明口。整卷笔精墨妙之极。

他的画宗法李唐、刘松年，融会南北画派，笔墨细秀，布局疏朗，风格秀逸清俊。

唐寅《牡丹图》，无论是山水，还是花鸟，还是人物。都是这样一丝不苟。

他画人物尤其用心，这是《秋风纨扇图》。唐寅《秋风纨扇图》，头部勾勒何等精细用功！遒劲飞舞的线条，刻画了一位体态丰盈、举止安详的富贵少妇。在画脸、手和胸的部位，宛如北宋李公麟圆细流丽之笔，而衣褶、腰带、披扇多以南宋李唐飘举方折之笔，这种方圆兼施的笔法，赋予人物生动的动态美和形体美。

“秋来纨扇合收藏，何事佳人重感伤，请把世情详细看，大都谁不逐炎凉。”

这是纨扇的命运，也是唐寅自身的写照。唐寅《王蜀宫妓图》，这是南宋院体画的遗风。线条勾细，敷色妍丽，气象高华。衣纹用细劲流畅的铁线描，服饰施以浓艳的色彩，显得绮罗绚烂。

这些画作，代表着唐寅的总体风格全部严整有序，勾勒精致，尤其是下面这套《山静日长图册》，完全是一个斯文君子的日常啊！《山静日长图册》总共十二开，布格幽奇，笔细于发，是唐寅生平得意之作。每一开上面都有题识。这一年唐寅47岁，刚刚装疯从宁王府逃回苏州的第二

年。也是他对仕途完全死心绝望的开始。据说，从此以后他更疯了。

然而，这样的斯文风雅，是很难和一个“放诞不羁为世人所指目”的人联系起来的啊！

唐寅是不是因为心中痛苦，假痴卖狂呢？

似乎也不是。唐寅有个发小张灵，他俩是邻居，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发神经，十六七岁在府学，脱了衣服站在水池里打水仗，互相朝对方泼水，老师来了才拎起衣服拔腿狂奔。

49岁这一年，唐寅为了逃离宁王府，想出的招数还是脱衣服装疯，裸奔。宁王再无法忍受这个疯子，“宸濠不能堪，放还”，让他回家了事。

裸奔这事只有魏晋朝的名士这么干过。

明朝可是一个把人从头到尾管得笔直的时代。要说唐寅骨子里没有疯狂的基因，还真是说不好。

要么他就是精分吧，身体里住着两个人，一个严谨的，一个疯狂的，时常对掐。

我们可以想见，唐寅的日常，在不画画的时候，大概是互掐得水深火热的。

一个他说：但愿老死花间酒，不愿鞠躬车马前。

一个他，却徘徊在仕途无望的痛苦里，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终身悔恨。他的老师沈周，好友文征明都安然于画士生涯，在读书人的闲适生涯里平静度日，唐寅不是。

“春尽愁中与病中，花枝遭雨又遭风。”

“多少好花空落尽，不曾遇着赏花人。”

叹息，不甘，惆怅，自怜，这是唐寅后半生的心绪写照。甚至泄题案20年以后，唐寅仍然夜有所梦，并心有余悸地写下：

自分已无三品料，若为空惹一场忙。钟声敲破邯郸景，依旧残灯照半床。他这辈子，何曾放下过这个心结！

一个他说：别人笑我太痴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一个他却不能忘记，自己的始祖是前凉陵江将军唐辉，到了唐唐这一代，跟随李渊起兵，被封为“莒国公”，所以他的书画题名中常常出现“晋昌唐寅”和“鲁国唐生”的落款。

后来，到了唐唐这一代，任兵部车驾主事，死于土木堡之役，后代子孙遂散落苏州吴县白下、桥里间一带。唐寅正是出生在这里。他的父亲唐广德，此时只是一个芸芸众生里的酒馆老板。父亲也好，唐寅自己也好，都是只认读书这条道。

后来当官梦破。后来无可奈何鬻画为生。终于在45岁时，唐寅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心思，跟随宁王府的征命而去。又后来，九死一生逃回桃花庵……

唐寅一生画有不同版本的多幅《桃花庵图》，一个他，刻下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。

另一个他，刻下另一方白虎印。白虎星，是凶星，煞星，妨碍一切亲近之人，他自认为白虎星，以此为名，心中充满愤懑痛苦和不甘。

“难道我真的是白虎星转世？”在往画上敲印的时候，他恨天不公，也深深地痛恨自己的命运。

这两个他，终生无法和解。1523年秋天，唐伯虎与友人一同去东山游玩，看到苏东坡的一首词中写道“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”，不禁触中心事，遍体悲凉。

回家后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不久就卧床不起，直至病死。他写下的绝命诗是：一日兼作两日狂，已过三万六千场。他年新识如相问，只当漂落在异乡。

一个他说，人间不值得。另一个他说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一日当作两日狂够了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唐寅去世了，他的内心，终于不再有纷争和纠结。杜曲梨花杯上露，灞陵芳草梦中烟。前程两袖黄金泪，公案三生白骨禅。这首《惆怅》诗，仿佛便是唐寅一生的注解。

一日兼作两日狂，已过三万六千场，一生纠结更比风流多

任淡如